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五十五回 眾英雄金山結義 江員外避難窮途

講那王則貝州造反之事，那一個地方不知，那一個地方不曉！其時，金二爺正在江南平望地方打勝了平波台，聞了這個消息，只落得一聲長歎：「咳，我想他平日為人並無差處，為什麼一時間乾起這樣事來？好不愚也。久聞張鸞、左驍、聖姑姑、胡永兒等多有妖法，故而奉拿已久了。如今聞得他們敘在一處，故而王則起此謀王之念。嚇，目下紛紛傳說妖法利害，官兵不能拒敵。不知什麼妖怪扇惑人心，王大哥聽信妖言。若不遇王禪老祖，早已回轉貝州，被他們拖牢難以脫身，良人也做了不良人了。咳呵，但不知父母妻姐甥岳丈怎樣了？好不放心。那日王禪老祖與我說，自有安身之處，叫我不必掛心。我總丟不開，不知何年何月能見娘親。」列位，金二爺想了一回，天色尚早，吃了些酒飯，動身又走到了蘇州。打勝鴛鴦台，擔擱了幾日，動身到了嘉興，打勝了春波台，又多幾個朋友，盤桓了幾天。回到杭州遊玩西湖十景，打勝了龍鳳台，獅子台，打一處，勝一處，打一處，有一處的朋友。捉金台的說話丟在一邊，結交金台的朋友越多了。金台無拘無束，隨意行走，有穿有吃，甚為逍遙。再說京江江員外，起初原是一個富戶，只因聽信了張鸞說話，設立英雄榜招敘英雄。一則來金台一去未來，二則來五百英雄未曾結義，現在已有三百多人，每日裡酒肴吃用，這些糧草多是江員外的。所以安人每每相勸員外休得著魔，就是結拜弟兄只好兩三個，十個最多的了，那裡有五百個的？一則招搖太重，恐防不測風波；二則多是吃著你的，穿著你的，用著你的。況且人也不少，恐怕一棵樹上彩不到許多花果來嚇。江員外笑道：「安人可曉得孟嘗君常養三千客才算大丈夫，我這裡朋友不多，只有三百多些。況且家財又不短少，吃我不完，穿我不完，安人不用多講。」那位安人聽了這一番說話，明知勸不轉的了，所以自今以後只做不知，一言不出的了。那江員外目下有些呆氣，自誇富足，來一個英雄留一個，又沒有什麼正經，不過天天打混逍遙，委實花費重大。不久看看窮起來了。

金台一去，倏忽光陰不覺兩載。有的說：「這個人相與不得的，臨行之時說過了回去見了母親，總不擔擱，一定就來的。那裡有去了兩年，人也不來，信也不來，信義俱無，如何相與？」有的說：「他回去見了母親，母親不許他出來了。並且還有蘇小妹如花似玉，那裡捨得分為兩處，自然不來了。」張其聽說，笑道：「你們休得胡亂猜疑，此人從不貪色的。決非妻子留住，也不是他娘叫他不要開來的。」一人道：「住了，這不是，那不是，到底為何不來呢？」張其道：「他與王則是個好朋友，如今王則在貝州造反，自立為王，那金台必在王則一邊，助他一臂之力，所以不來呢。」眾人道：「哈哈，照啊，照啊。」日月如飛，已是兩年半了。五百英雄多已敘齊，單有金台不到，紛紛議論。有的道：「如今缺了一個頭兒，這便怎麼處呢？」有幾個新到的說：「除開了他就是了。」張其、鄭千說：「什麼說話？別人不到也罷，金台不到，除掉不得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除不得他，那裡去找他來呢？我是不去找了，算他一個頭兒便了。」日期定的端陽日，眾英雄先將禮物端正，並不提防再有禍災。講到從前琵琶亭結義之時，只得幾十個人，尚有官兵拿捉，逃得一光。如今金山結義這句話傳得久了，各路英雄盡行知道，各處地方官豈不曉得的麼？別處的官呢，不是他們分內之事，不管閒帳。江南的文官武將多是該管的，如何容得他們這等胡鬧呢？況且貝州王則自立為王，招兵買馬，奪宋朝天下，尤恐他們金山敘義，共投王則，所以必要除此大害。都爺一面飛奏入朝，奏明天子；一面密行武職各官預先點兵，在於金山四處悄悄埋伏，等到了結義之日，並力同心，一齊拿捉，好不利害。到了端陽佳節，江員外同了五百英雄前往金山結義。列位，若是人少呢，自然說出姓名。如今共有五百英雄，若要個個說出姓名來，好不費力！比方《三國志》書中有一句曹兵百萬下江南。百萬曹兵說不得許多名姓，故而只好一句總話「曹兵百萬」。如今五百英雄也不能個個講明。不過張其、鄭千、楊茂林、楊紀林、浦大、浦二、草橋花三、華雲龍等幾個人提了頭總說一句，五百英雄金山結義便了。那日，江員外同了五百英雄在於金山結義，旁若無人，十分有興，那裡曉得先有官兵暗中埋伏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喊殺連天，官兵各執槍刀，聲聲叫捉，把金山寺眾英雄圍住。卻不防備有官兵捉拿之患，故而多是帶傢伙的。此時手無寸鐵，如何抵當？只得混將台桌椅凳缸甕什物，乒乒乓乓打將出來。官兵到被打傷了七八十個，反被他奪了許多兵器，殺死了五六十個。官兵乃是奉公差遣，那曉得一個人人都拿不住，反傷了數十人？人人都是爹娘養的，便四散逃去。眾英雄個個喜歡非常，從新結義。屍首拋入水中。

且說眾英雄結拜已完，相同酌議道：「須防還有大兵來捉，倒不如去投王則的好。那時又可見金台之面。倘然王則得了天下，我等就可為官。」眾人聽說，多稱：「妙極，快些打點，不可延挨。」單單只有江員外心中懷著鬼胎，家有妻兒，叫我如何是好？張其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正不中用的。男子漢大丈夫，做的事情須要烈烈轟轟才是，怎麼顧起妻子來？自古英雄不戀妻孥，若戀妻非為丈夫。」江員外開口說道：「列位，這句說話，禮義全無。我違條犯法，與妻子孩兒無涉，於心何忍把他們連累呢？咳，我今懊悔太自粗心，早知有官兵來捉，極應該安頓了他們再來。如今妻兒必定多逃走的了。倘然有三長兩短，豈不知子怨爺，妻怨夫麼？」內有幾個說：「這也不難，我等眾弟兄先走，你在這裡等到夜深些，悄悄回去，把他們領了出來，這就是太平無事了。」員外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聽從此話，去領妻孥。眾英雄不多擔格（攔），俱是心雄膽壯之徒，十來個一班，七八個一班，五六個一班，分路而走。約定多在貝州相會，單留下了江員外。那裡曉得，先被地方官把他的家屬一齊捉去收監，家人使女盡行逃散，前門後戶盡行封固。一面差人嚴拿江有，一面申詳上憲。上憲拜本入朝，請旨定奪。江員外聞了這個消息，頓足捶胸，十分苦楚：「咳，安人阿，安人，我此刻懊悔不及，不肯聽你。今日連累你了。可憐啊，婦人怎去坐監呀？啐，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了。不免逃向前途，找著了弟兄們，同往貝州。如若金台果然在彼，就有相見之日了。果真王則做了君王，我江有就能免禍，妻兒重見，說得有禮（理）。」不免趨行前去。江員外是個方正的大財翁，那曉得今朝如此窮苦？只為自家差了主見，耗費家財乾此犯法違條的事，而今國法難容。餓了肚皮走路，因無盤費，招商不肯相留。行了半夜，一日，肚中實在餓得極了，只得覓了一件衣服賣錢吃飯，吃了飯又走。那知一個朋友多不見，只得又走，恐怕有人拿捉。大路不走，只行小路。誰知又遇著歹人，把他身上剝得精光，單單留得一件小衣，好不苦也。可憐弄得來置身無地，尤如乞丐無二。走走歎道：「咳，蒼天呵蒼天，我江有半生並不作惡，不過乾差了這樁事情，弄得這般光景。我家安人原叫我不要的，不知什麼原故，偏偏不肯聽他。弄到今朝，這般光景，料想到不到貝州的了，不如一死罷。」列位，那江員外說雖如此說，終不肯就死。只得沿門求乞，得一天過一天。地方上有幾個人問他：「看你這個人，清清白白，正正經經，不像求乞的。為何討起飯來？」江員外不敢說出真情，騙過眾人：「列位啊，我是姓何名有德，丹陽縣人，只為家貧難以度日，乏本營生，故此出外，尋個機會。那知遇著歹人，遍身剝得乾淨，單單留得一條褲子，舉目無親，真正苦切，故而貧苦到這地步。」一人道：「是啊，是啊。如若安分守己的，決不弄到這宗窮法的。只算窮了，也窮不至此的。」江員外道：「呵呀，我只為連年運氣不好，並不是愛逍遙的。目今難以度日。」一人道：「住了。若是你果然運氣不好，總有親戚朋友看顧的。」員外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世態炎涼，朋友至親如同陌路，誰肯救我？」這旁邊樓窗上扣著一個婦人，看見江員外赤赤條條週身發抖，不覺一陣心酸，落下幾點眼淚來了：「咳，這個化子苦得勢哉。」這個婦人是軟心腸的，立起來開了窗，東尋西看，尋出一件舊衣裳來。衣裳呢，雖是破，啊唷，白蝨倒不少，行了方便罷。只要我勿生疾病，養一個肥胖妮子，大起來賺錢成人就是了。我裡男個還有兩雙舊鞋子，勿知那裡去哉。讓我尋尋看。喏，水缸腳邊一隻，天井裡還有一隻。咳，穿是穿得的，只差得兩樣的。呸，譬如無得，且住，既有了鞋子，必要襪來配的，送佛送到西天。那邊一看，有一隻單襪；這邊一看，有一隻夾襪，也配做一雙。且住了，鴛鴦鞋子倒也罷哉，這個陰陽襪叫他怎樣穿法呀？有裡哉，叫他今朝順腳穿夾襪，明朝順腳穿單的，一日一日換轉來穿便了。慢些，有所說衣冠相配，件件完全，單單缺一頂帽子。這件物事，實在沒得那處呢？嚇，廚底下有一隻蒲包來裡，一齊送與他罷。這位娘娘自道軟心腸，一齊送與江員外。多少閒人笑了不住。那時，江員外無可奈何，含著一點眼淚，先將衣服穿在身上，然後再穿了陰陽襪，又穿鴛鴦鞋，蒲包帶在頭上了，沿門求乞，苦楚難言。夜間宿在枯廟之中。有錢的時節，人人稱他員外，略略微寒就添衣服。一旦貧窮至此，有誰憐他？那江員外親戚是有的，只因自己做差了事，不敢上門，難以見面。此話

書中暫且慢言。

再說地方官把那江員外的妻房兒子捉到當堂審問，安人是個女流之輩，從不曾見過官面的。淚紛紛道：「丈夫乾了違條之事，小婦人也曾勸過的，他反埋怨我，反叫我婦人不要閒管。伏乞大老爺超豁我，公侯萬代，子孫興旺。」列位，雖只說丈夫有罪不累妻孥，但是這件事情與叛逆一體，妻孥如何脫得累來嚇？吩咐把江有妻兒一同收禁，等捉拿到江有再行定奪。詳了上憲，查明房屋田產，盡數入官，嚴拿江有。

且說眾英雄膽大如天，一隊一隊走去。先說張其、鄭千在前途等候江員外，等了大半天時光，已是更深時候，等到心焦起來了。怎麼這時候還沒有來麼？內有幾個說：「到底旱路來的呢，水路來的？」張其說：「他有家小件物，必是水路來的。」草橋花三說：「虧得問一聲，若不然等到來年還等不著呢。」華雲龍說：「原是啊，若說水路，不是這條河道來的，真正等過了時光也。」張其道：「啐，昏遲遲了，等也沒用，大家趕路要緊。」眾人道：「照啊，大家趕路。」未知能否遇見江員外，請看下回分解。